



日蘇漁業糾紛之始末

方秋葦

一 序論

日本軍部在攫取得滿洲以後，他們的慾求，是否已告滿足，抑或仍繼續其積極行動？事實告訴我們：日本攫取得滿洲後，是仍繼續其行動的，且其行動已得了相當的成功。如最近的冀察問題，華北駐屯軍增兵的問題，便是最雄辯的事實。

除了中國之外，日本軍部對於滿洲沿海各省，如海參威，及北庫頁島一帶，也未嘗須臾忘懷過。如果日本能夠獲得上述兩個地方的話，那麼，不但整個的日本海可以歸於日本，就是蘇聯的海軍活動，可由此縮小其範圍；同時因為日本海岸距離蘇聯邊疆較遠，蘇聯的空軍亦很難加以威脅了。日本軍部若干急進份子，他們都有這種打算，這種抱負；還有的主張進一步將蘇聯的堪察加（Kamchatka）及鄂霍茨克海（Ochotsk）沿岸攫為己有，使蘇聯勢力完全離開北太平洋。從軍事地

理上說來，鄂霍茨克海與日本領域相聯，如果日本能夠獲得這一海岸的話，那麼北部海面歷次因爭漁業而發生的糾紛，就可以完全解決了。

這裏所謂的鄂霍茨克海北部海面，即是所謂「北洋」了。從地理上考察，所謂北洋，為遠東蘇聯之海岸線，計長一萬二千餘里，北方自白令海，經過鄂霍茨克海，韃靼海峽，直至日本海。在漁業上通常分為四大區域：一為西南區域，二為廟島區域，三為樺太島區域，四為堪察加區域。如果從日蘇漁業糾紛的焦點說來，最先糾紛的發生地，則多在廟島區域及樺太島區域以內；近來以來，其所發生的糾紛，則多移於堪察加區域之內了。

日蘇漁業糾紛的重心，移轉到堪察加，其意味不僅單純的日蘇漁業糾紛了，它是包含有軍事意味的。在北太平洋的地勢上，堪察加半島是接近日本的，由於日本積極的勢力在滿洲的四面活動，使謹慎的蘇聯當局不得不利用堪察加的地位，建築要塞，佈設航空網，防禦日本的

106152 進攻。要之，多年的日蘇北洋漁業糾紛，在現階段又將顯示着它底重要意味來了！

根據最近的情勢，日蘇對抗形勢已經達到了短兵相接的過程，說不定戰爭是會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因為這個原故，日蘇北洋漁業糾紛，又成爲日蘇關係交錯中的一重大問題了。現在我且將日蘇北洋漁業糾紛之各階段加以分析，並且從日蘇關係的發展上面，說明北洋漁業問題的歸趨。

二 漁業糾紛的開始

現世界無論任何一個經濟利權，祇要它成爲了兩個國家底命脈以後，它便會發生爭執，這並不是「均勢」及「不均勢」的問題。以北洋漁業糾紛爲中心的日蘇糾紛，便是這樣。

在帝俄時代，日本對於北洋漁業權利之獲得，是佔絕對優勢的。在一七七〇年以後，當時的帝俄正努力於東方領域的侵略，對於開發鄂霍茨克海方面的漁業，並不感到有興味，然而日本卻將它當作「寶庫」經營，並且深入南樺太沿海從事捕漁，一直有很長的歷史。至一八七五年，日俄關於千島與樺太島交換條約成立，南樺太劃歸俄國的版圖，其時日人之漁業，不獨未受影響，且於後五年（一八八〇年時）更得往北樺太經營漁業的權利。

日本經營漁業的成功，終於觸引俄人之忌，至一八八五年時，俄人

即於北樺太之內斯基與忒爾別尼兩灣，禁止日人侵捕；一八九〇年時復封鎖東西海岸，限制頗嚴。至一八九四年，形勢始較緩和，除上述兩灣外，再許日人從事漁業。但日人不知鑒足，乃要侵入俄人所禁止活動的範圍去捕漁，於是在一八九九年，俄人復限制日本漁業之活動範圍，一面在禁區內嚴禁日人捕捉，一面更減低俄漁業之輸出稅率，以資競爭。但這樣的限制，日人依然暗中在禁區內秘密偷捕，且更設法漏稅，致俄人防止侵漁的舉動，並無如何顯著的效果。

自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後，日人在北樺太區域之漁業，曾因種種限制而不能格外活動，同時俄漁場亦禁止僱日人作漁夫。一九〇七年七月漁業條約成立，日人更蒙不利的影響。此時北樺太沿海的漁獲量，俄人佔百分之八十，日人不過佔百分之二十而已。日人這種頹勢，一直到了一九二〇年，日人用武力將北樺太佔領之後，才得挽回，這時該處所有的漁區，幾全落於日人掌握之中，而俄人漁業者竟無插足餘地。這樣的變化，可以說是日俄北洋漁業糾紛的開始。可是帝俄終竟不能襲退日人之威勢，而日蟹工船漁業，也在這時期逐漸發達起來。如果將這時期的日本漁業與帝俄的漁業比較起來，關於漁區數目的差異，固不用說；即如獲漁額，撈漁技術，製造工場等，俄國在各方面都很落後。假如要將這時期日俄在北洋獲漁額加以計算，則日人所獲量爲百分之七十至八十，俄人之獲漁額不過百分之二十至三十而已。

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三年，在這七年中間，日本更乘俄國革命

混亂。在北洋漁區，得到較諸從來更形強固的地位。在此時，日本之水產工業的改善，設備裝置與生產方法，都遠過戰前的標準，僅堪察加一地，其罐頭工場之投資，已達數百萬元。但是，到了蘇聯時代，關於北洋漁業問題，又顯然有了種種的起伏與消長。首先是日本承認蘇聯及締結通商條約的交涉。其間幾經中斷，始於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日將日蘇基本條約簽字。在這條約中，規定：「兩締盟國政府約定，爲實施本條約起見，須考量一九〇七年漁業協約締結後關於一切事態所發生之變化，以改訂該項漁業條約。」（第三條）據此項規定，蘇聯政府暗中實已容許日本漁業權益在其領海之發展，且在新漁業條約締結時，確認此等權益。

基此而來的，便是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日本田中大使和蘇聯亞拉羅夫，在莫斯科關於一九〇七年漁業條約改訂的交涉。但是這個交涉形勢，並不順利。當雙方開始這個問題的談判時，立刻就暴露出權利的衝突。蘇聯對於遠東漁業的經營，已經感到興奮，當然不能將自己的權益，作過度的讓步；而日本則以爲「既得利權」，應爲自己所擁有權益，當然是強硬力爭。因此，這個談判並不能解決這個衝突，時間延長二年之久，始於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三日簽訂了日蘇漁業條約，在表面上恢復了正常的關係。實際上，以北洋漁業問題爲中心的日蘇關係，便於此時顯出了破綻來。也可以說，日蘇在遠東權益衝突，以這個時期開始了。這是研究日蘇關係的歸趨，不得不注意的！

三 漁業糾紛延長之情勢

日蘇漁業條約的締結，日蘇間漁業糾紛，似可以解除從來的不安狀態了，可是希望與事實適得其反，自適用該約的初年度（一九二九）起，竟發生了前所未見的糾紛。事情的發端，是因爲日本三百零四個漁區和蘇聯二百八十三個漁區，將於九年九月七日爲最後截止漁期，蘇聯將日人經營的三十個漁區，要求改爲國營漁區，又把獲漁限制額在下半年減低到三百五十萬俄磅及四百五十萬俄磅，制定保護漁類繁殖的五分稅，容許蘇聯個人和團體以及其他國人參加標賣等等，通告日本當局。在是年中，蘇領漁區之標賣，反覆經過了三次，日本都落選了，然而打漁期又很迫切，日人不得自由打漁，於是糾紛便惡化起來。僥倖這個糾紛並沒有怎樣擴大，由於兩國當局的讓步，蘇聯方面乃於是年六月十八日與日魯漁業株式會社締結一年有效的暫定契約，於九月七日以後繼續打漁，糾紛問題才算草草解決。

到了次年（一九三〇）二月二十五日在浦鹽標賣，四百三十七個漁區中，日本方面的得標數，僅有八十六所。於是日漁業家便草成否認投標的決議書，送給日蘇兩國關係者。同時，日本第五十八次議會又一致通過以樹立日蘇漁業問題爲中心的水產國策建議案。同年漁區標賣（一九二九年所締之暫時契約滿期），日當局極力交涉，結果得再行投標，幸標得六十一區，始挽回日人幾分頹勢。唯在北洋漁場，仍常

106154 有糾紛發生，如日本越區捕漁，蘇聯巡查船扣留日汽船，切斷漁網等事；加以同年秋季又突然發生盧布找換問題，日蘇兩國當局各不相讓，且蘇聯大使向日魯漁業株式會社致最後通牒，催促解除契約。假如日本當局強硬一些，不僅暫時契約被解除，且既得權益的漁區，亦有被沒收的可能。不過，日本並不希望有這樣一個形勢，故而次年（一九三二）四月二十六日，由幣原外相與蘇聯大使托洛耶諾夫舉行最後的談判，糾紛算是和平解決，日本仍可安然打漁，成立了以下的暫時協定：

一、找換率（指盧布之找換）定為三角二分五釐；
二、對於用上述找換率繳納漁區租借稅者，發給一檢查證。又用上找換率所購入蘇聯國營亞哥公司債務，亦可以支付漁區租借稅；

一、蘇聯於五月五日以前，舉行追加投標，日方有參加可能，以代替所承認之四月二十日的標賣；
二、在二十八個漁區中，承認十七所由蘇聯經營，惟十一所日方有異議時，得繼續交涉而解決之。

此項暫時協定成立之後，日蘇間關於漁業問題的齟齬，雖比從前平穩，但一入打漁期，又繼續發生糾紛。風潮的開始，大多由於日船侵漁關係，被蘇方割去漁網，如千島領沿海之密漁事件，嚴島丸的蟹網一千五百件竊取事件等，以及蘇聯官吏在北洋漁場發砲等等，都使日本漁業家陷於窮地。

因有種種糾紛發生，日蘇外交界復行繼續談判，企圖解決。果於一九三一年九月上旬由蘇代辦梅里尼哥夫及日外次永井二人，代表雙方，簽定協定三條，暫維現狀，不幸相安未久，糾紛復起，如日魚被扣，日漁夫在蘇聯漁場全體罷工，日漁船與蘇聯巡艦開砲互轟之等等不幸事件，先後續發，實使日政府深感不安。日政府至此乃謀再修改日蘇漁業條約之條文，以圖妥洽。事前並預備調查費三萬三千餘圓，選派調查員五人，專往莫斯科等地調查漁業情形，以為改訂條約之張本。同時，日本駐蘇大使廣田弘毅，為避免一九二八年日蘇漁業條約之不備而惹起糾紛起見，遂在一九三一年與加拉罕進行談判，歷十八閱月之長時期，始於一九三二年八月十三日簽定協定。在這次交涉中，日蘇雙方均表示讓步，特別是蘇聯的讓步為最多，這是當時日蘇關係平穩底一個重大因素。這個暫定契約，其大要如左：

（一）漁區安全問題：現在日人經營的漁區，合計鮭、鱈、蟹各漁區，共有三百九十二區，這些俱以投標獲得的，其中一百零二區，於一九三二年底租借期滿，次年度（一九三三）再附標賣。照向例而言，每次標賣，日人經營漁區，有受蘇聯方面奪取的傾向，今後若繼續上述標賣制度時，四五年以後，不難變成半減，所以日農林省建議，為確保漁業權起見，主張完全廢除標賣制度。交涉結果則三百九十二區漁區中，除百零二區於一九三三年臨時標賣期外，對於其餘二百九十區，承認日人有暫定的漁區權，不依標賣方法，繼續到一九三六

年爲漁業條約改訂期，至對於百零二漁區，在一九三三年度標賣之際，亦尊重日人的既得權利。

(2) 個人企業問題：現在蘇聯的漁業機關，是由國營團體、個人的三種而成，但不管其團體企業也好，個人企業也好，俱由國家補助資本的，且其大部份技術師，均以官吏充任，實際上和國營企業無若何的差別。在其不能以國營名義參加標賣時，即用個人名義參加，以奪回日人漁區。結果日本政府認此舉不當，從來屢屢向蘇聯政府提出抗議，此次蘇聯當局亦承認其不當，對於個人企業，施以某種限制了。

(3) 罐頭報價金問題：此問題雖明載於條約中，惟蘇聯方面每有曲解，對於包含空罐的重量，亦要求償金。關於這一點，根據暫定契約，除空罐外，也承認罐頭重量計算。

(4) 貸借條件：向來在漁業條約上所規定的事項，因有受貸借條件所限制等之不便，此次蘇聯方面亦承認緩和此貸借條件。

(5) 除上述外，對於成爲懸案中之蘇聯取得國營十八漁區，日本方面亦示讓步，承認之爲國營漁區。

106:55
艘，駛入日本小笠原口二見港，日官憲認爲有測量該國領海之嫌疑，遂將其船悉數扣留於橫濱。東京地方裁判所檢察局，始則決定每船罰金千金，並沒收其船，後經司法省，外務省慎重磋商，認爲懲罰過重，難免引

起蘇聯之惡感，而有礙於修好，遂改判每船罰金千五百圓了結。此不啻對蘇聯表示一種好感，隱示自己的讓步。然至五月十一日，有失蹤之日漁輪福丸，忽狼狽歸航，情狀甚慘。據該船船員報告，爲因遇風而誤入蘇領沿海州之英佩拉托爾富加耶地帶，遂突爲蘇聯地方官吏所拘，除罰日金二百圓外，並槍傷船員一人云云。日人認此舉爲蘇聯方面對小笠原事件之報復行爲，頗加注意。茲後，更有不幸於此事件發生，據傳六月十四日有日漁輪福美丸者，在堪察加外行漁，突遇大風，機械發生障礙，乃在奧里加角附近暫避。當日下午三時，日本漁夫三人駕小舟，意欲登岸，竟爲蘇境海防隊舉槍擊斃。日驅逐艦一艘（大刀風號）得訊後，即駛往出事地點，從事調查。日駐蘇大使太田即於二十一日訪問蘇聯副外委索爾尼柯夫，提出嚴重抗議，並建議由蘇日會同調查此案。索氏拒絕接受此議，而主張分別澈查。同月二十六日，索氏又向日本作逆襲的抗議，並以日艦大刀風侵入堪察加蘇聯領海，認爲違反國際公法，指斥甚嚴。日外次重光，對此事再作反駁，雙方各執一辭，不肯相讓。當時日蘇空氣緊張異常，日本並聲明預備增派警備船，出其積極的警備行動，以保護漁船。蘇聯亦增派警備員三千人，加厚警備隊實力，以資抵抗，并付與絕大權力，以便相機制裁登陸之日漁民云云。一時情勢嚴重，大有一觸即發的模樣。

不意正當日蘇漁業糾紛難於解決的時候，蘇聯忽正式承認日方之要求，允許道歉並付慰問金，以求迅速了結此案。而日方亦欣然首肯，

一聲雷後，忽然雨過天青。日蘇關係之變幻，誠令人莫測了。其實如此解決，彼此均有苦衷。在日本方面，因「一二八」上海戰敗之奇恥，海軍躍躍欲試，主張用武力逼使蘇聯割讓北樺太島，欲藉日蘇空氣緊張時期，建此奇功，遂引起政友會之恐懼，以此案苟延不解決，將為日蘇肇事之端。同時，蘇聯亦惴惴不安，不願此時引起戰爭，致其國內建設，蒙不良之影響。故此次交涉，得以和平解決，實出自雙方讓步之結果。然於漁業本身問題，兩國尙未有澈底的解決。

四 日蘇在北洋漁業勢力的消長

日蘇漁業糾紛，只是彼此權利突衝的一環，而衝突的主導原因，還是要由彼此在北洋漁業上的發展及其起伏來說。在帝俄時代，因為對遠東漁業的歧視，無論漁區數、獲漁額、撈漁技術、製造工場等，在各方面都表示俄國成績的拙劣。但自蘇聯建立以後，一入第一次五年計劃（一九二九年），對於遠東漁業有了絕大的關心和興味，如國營漁業托辣斯的創立，國營漁業公司的組織，並無論共營私營，均採堅實的方針，置於國家統制下，以致漸漸壓倒日本；尤其是想起蘇聯的特殊國情及其經濟結構時，對於日本是未許俄然樂觀。試看下表數年間日蘇兩國的遠東漁業勢力關係，便可明顯地看出其間的情形：

一九二八年	蘇聯		一九二八年	日本	
	漁區數	比率		漁區數	比率
	四一	一四	二五七	八六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一六二	二七一	三〇〇	三〇三	三五〇
三五	四六	四九	四二	四九
三〇三	三一七	三〇九	三九五	三五七
六五	五四	五一	五八	五一

在北洋公海漁業的形式，可以大別為捕蟹漁業、鮭鱒漁業、鱈漁業、汽船漁業、魚糧漁業及捕鯨漁業六種，其中除捕蟹漁業和鮭鱒漁業外，其餘還未有十分的發達，其希望唯有繫於將來。

說到北洋公海上捕蟹漁業的歷史，日本於一九〇七年間業已着手，尤以自從視為重要輸出的一九一二年間起，直至今日，為日本特有的技術，而非他國所望塵莫及。日本捕蟹漁業長足的發展，和蟹罐頭輸出有重大的價值，引起蘇聯的注意，一九二八年即着手捕蟹漁業，每年雇僱許多技術優良的日本技師和雜役，僅六年的新經驗，已獲得很好的成績了。蘇聯自實施第一次五年計劃起，在捕蟹漁業上，即發生了日蘇兩國新的關係；而此關係更一年年的複雜化，使兩國的對立愈形尖銳化。茲將五年中，日蘇兩國捕蟹漁業的成績，對比如下：

一九二八年	日本方面		一九二八年	蘇聯方面	
	捕蟹船數	蟹罐頭製造額		捕蟹船數	蟹罐頭製造額
一九二九年	一八	三〇三、五九六箱	二	三五、〇〇二箱	
一九三〇年	一七	三一九、九二六	四	七二、〇〇〇	
一九三一年	一九	四〇五、八八二	一〇	七三、〇〇〇	

一九三一年	九二四〇、二〇六	九	六七、三〇〇
一九三二年	七一七三、六五七	九	六七、三九三

一九三二年，日本雖成立了北洋漁業大聯合，又於是年八月十三日締結了關於確保日人現有漁區的日蘇暫時契約，使漁業中心的暗影已見消解；惟一九三三年度，蘇聯鮭鱒漁業及捕蟹漁業顯着的發展，使日本漁業大受威脅。由政府看來，蘇聯在北洋漁業勢力的發展，是足可壓倒日本的。在這種情形之下，日本資本主義陣營之一的水產業，從其水產國策上的打算，又將如何呢？現在，姑錄日本水產界之言論，以示一斑。大阪水產新報社論說：

「蘇聯之北洋漁業，係由國家主動，在一定方針與計劃下，積極發展，決非日本漁業者在各個分裂情狀下所可與之對壘；非聯合日本漁業者結成大同盟，不足以對抗。所以時至今日，尚未實現者，實因（a）日本在蘇領漁業者之各自為謀；（b）中小漁業者以為合併後將喪失其直接收入；（c）政府尙躊躇於積極的金融問題。以上諸條件，如能即早解決，則漁業大同盟有實現之可能。吾人不能以為大同盟將有礙於少數民間漁業者，而對於蘇領漁業之發展，有所期待。總之，蘇領漁業權益，為日本帝國臣民所共同享受，倘此次大同盟猶不能早日成立，則今後蘇領漁業權益，將益陷於危殆！」

佔領蘇領漁業權益與滿洲事件相若，同為拼賭國運之舉。深

望吾日當道，毋勇於對前者（指侵略中國東北四省）而怯於對後者。」

這就是說：日本要維護北洋漁業的既得權益，與蘇聯的國營漁業對抗，各漁區俱有加以統制，更進而佔領北洋蘇聯漁區勢力範圍的必要。因此，日蘇北洋漁業糾紛，亦成爲日本進攻蘇聯導火線之一。

五 日本之北洋漁業現狀

日本本一島國，四面環海，水產業素稱發達，自不景氣之空氣瀰漫全國以來，漁業亦隨之而衰落，魚市蕭條。目下全國漁村負債至一億二千萬元，漁夫五十七萬戶，每戶平均負債數百元。合計全國之漁民，達二百八十三萬人，而無生產能力之老幼，平均須負擔數十圓之數，現在這般漁民生活已處於瀕危之境，平時一日兩餐，一日一餐，甚至有終日不得食者。日本政府雖採應急方策：如（a）減低漁業稅；（b）發行救濟資金；（c）獎勵漁業；（d）減低運費等等，以挽厄運，無如日本漁業範圍，仍不免有顧此失彼之虞。因此向外拓展，以圖侵略他國的漁權，遂成爲輓近以來日本水產國策的重心了。

日本水產界原有「南進」「北進」的口號，其「南進」的目標是中國，其「北進」的目標是蘇聯。日本對於北洋漁業的經營，及其飛躍的發展，便是循着「北進」目標而來。我們爲了要明白日蘇漁業糾紛的前途，及日本水產國策進出的動向，實對於日本北洋漁業現狀有

明白的必要。在這裏，可以分爲下列五種來說：

(一) 蘇領漁業

蘇領漁業，係根據一九二八年日蘇漁業條約，日本人得在蘇聯領海內經營之漁業。據該條約，漁場稱爲漁區，由日蘇兩國政府同意而租借。現日人租借之漁區數，達三百五十處，每年繳納租金與稅金及其他，共四百萬圓以上。日人於每年四月及八月九月間，駕駛漁船，以建網或刺網捕取鮭、鱒、蟹等。平均每年約八萬噸，價值三千萬圓內外。漁獲物中之鮭、鱒、蟹等，造成罐頭食品，年約八十萬噸，價值二千萬日金。醃製及冷藏者約五萬噸，價值一千萬日金，則以供日本國內之消費。漁業經營者，最多時有百餘家，自昭和七年（一九三二年）大合併於日魯漁業株式會社以後，其數銳減，現僅有四家屬於私人經營。從事於漁業的勞動者約二萬人，使用船舶二百五十餘艘，重三十餘萬噸。

(二) 工船蟹漁業

蟹工船崛起於大正十年（一九二一年）前後，泊乎十二年（一九二三年）依工船蟹漁業取締規則，始得正式營業。目下在鄂霍茨克海、白令海、公海等處撈漁。船上有完善之罐頭製造設備、漁具及其他漁業用品。由漁業用稱爲獨航船之發動機船引導，每年五月頭起駛往漁場以刺網捕蟹，即在船上製成罐頭食品，於八九月始返國。蟹工船之黃金時代，爲昭和五年（一九三〇年），時有船舶十餘艘，計六萬噸，勞動者七千餘人，製造罐頭食品四十萬聽以上，價達一千五百萬圓，以運銷美洲居多。自世界經濟恐慌開始，購買力減少，因供

過於求的關係，不得限制生產。這時，蟹工船減至七艘，勞動者二千人，製造罐頭額十五萬聽。捕蟹漁業亦幾經歸併，迄今俱歸併於日本合同工船株式會社，僅有私人企業二家，尙兼營魚糧工船漁業。

(三) 母船式鮭鱒漁業

日本俗稱爲「鮭鱒之沖取漁業」，勃興較晚，自昭和四年（一九二九年）母船式鮭鱒取締規則成立，始正式撈魚。其漁業於鄂霍茨克海及白令海、公海等處行之。漁業之組織，與工船蟹漁業大略相同，船中有罐頭製造設備，此外尙有醃藏、冷藏等保藏設備。漁獲物專限於鮭鱒類，母船有獨航船伴行，每年五月間出發。漁具雖有建網與流網二種，近以後者收效最宏，故有全部採取流網之傾向。撈漁物在母船內製成罐藏、醃藏或冷藏，八月間還歸內地。母船在昭和四年，始有一艘，重一千噸，獨航船一艘，漁獲額十五噸，價額五千餘圓。其後又突飛猛晉，昭和八年（一九三三年）已有母船十九艘，重二萬八千噸，獨航船百七十五艘，漁獲額約一萬噸，價值五百五十萬餘圓。其中罐製品二十萬聽，價達四百七十餘萬圓，醃藏品及其他價達八十五萬圓。據日人觀察，此漁業本不僅囿於現在堪察加一帶，將來尙可擴至鄂霍茨克海、薩哈連及白令海東部方面。在日本北洋漁業中，此項漁業最發達，而因漁區與蘇聯漁區毗連的關係，故常有衝突之事。

(四) 鱈漁業

此漁業以百噸乃至二百噸之帆船，在鄂霍茨克海之公海捕捉鱈魚（即大口魚），以漁獲物製成醃鱈或乾鱈。此項漁業已有相當歷史，又以製造方法未有改善，故難發達。現有漁船十艘，漁獲

類百三十萬尾，價值僅二十餘萬，多銷運國內，此殆爲北洋漁業中不重要者。

(五) 漁糧工船漁業 此項漁業肇始於昭和八年(一九三三年)，係日本農林省獎勵而興起者。漁業之組織，係設備有魚糧製造機械之工船，另具附屬之機械小船，撈捕鱈、鯧魚類而製成魚糧。漁場在白令海東部之公海，昭和八年出漁工船二艘，原料雖豐富，惟因機械運用不得宜，及其他障害之故，成績不如預期之佳。然魚糧的需要極鉅，故日本政府已處心積慮以謀改善。

由於蘇聯北洋漁業國營的規律發展，日本漁業者的優良漁區，大受侵蝕，特別是日魯漁業株式會社的吃虧尤甚。但是，北洋漁業又是日本水產國策的北進路線，除了牠自己願意放棄這方面的權益外，其他無論如何，也是要與蘇聯競爭而挽回頹勢的。在日本國內，對於水產國策北進路線的進出問題，自從日蘇漁業糾紛開始以來，便有兩種不同的意見：一種是主張藉用武力將堪察加、鄂霍茨克海沿岸攫爲己有，不僅在軍事上將蘇聯在北太平洋一帶勢力襲退，並且將整個北洋漁業置於日本統制經營之下。日本軍部同關東軍，都是這個見地，到現在還沒有絲毫改變。不過水產業的資本家，似乎卻沒有全盤攫取北洋漁業的企圖，他們只認爲這樣去作，於日本水產業前途是很危險的。他們的見地，只是如何保障日本在北洋漁區的既得權益，如何避免糾紛俾得從事打漁，如何使蘇聯多向日本購買漁網汽船等工具。所以，代表部份

水產業資本家利益的政友會，及廣田宏毅(前任外相現任首相)一向都是主張改訂一九二八年的日蘇漁業條約，更確切劃分漁區的範圍；而不主張因北洋漁業糾紛的擴大，而影響到日蘇關係的惡化。因爲日本資本家深慮日蘇戰爭的開始，日本北洋漁業將全盤破產，無論是打漁或輸出，都將陷於不可恢復的境地，姑無論戰爭的將來，北洋漁區屬於誰手。

六 漁業糾紛的和平趨向

日蘇關係是很複雜的，北洋漁業糾紛只是複雜因素之一。北洋漁業糾紛的前途，要以整個日蘇關係的前途來決定；反轉來說，日蘇關係的轉化，可以決定北洋漁業糾紛的前途。

在最近，日蘇關係中最緊張的，要算蘇「滿」邊界問題，北庫頁島收買事件，外蒙問題暨北洋漁業糾紛了。有若干的人，均認爲這些複雜的問題，將會引起日蘇戰爭的，殊不知根本的問題，不在於斥埃戰之有無，乃在於日本政府有無戰爭的決心。戰爭是否可以解決這些問題？如北洋漁業糾紛，在日本軍部及關東軍，固然主張用戰爭解決，但是「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的水產業資本家及財閥，他們從來對於日蘇戰爭的問題便持反對的態度，日本外交家更明瞭「兵猶火也，」不可輕易動用的大道理，尤其是廣田宏毅任岡田內閣外相以來，對於日蘇間的懸案，便是主張用外交手段解決的。

關於北洋漁業糾紛和平的解決，日本駐蘇大使太田一年以來的活動，均是注重在一九二八年日蘇漁業條約的改訂。因為這條約的連續只有八年的效力，於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三日便算滿期。雖然日蘇間

科正式簽訂議定書一種。雖然內容不很明白。但我們可以知道：日蘇劃分北洋漁業區域妥途已成功，延長的期限當然不止一年，而是八年的延續。

談判這個條約的修改問題之際，曾經幾次僵化，陷於停頓的狀態，可是在這個談判時期中，日蘇北洋漁區的相安無事，與夫三井、三菱、住友的漁網、捕漁船等對蘇聯的供給，這能說北洋漁業前途的暗淡麼？自從廣田組閣以後，雖然因了外蒙問題，日蘇關係緊張一時，但這并不能決定日蘇戰爭之到來。所以在最近，日蘇關係仍在「以外交手段達到和平途徑中」摸索。特別是日本水產業資本家盼望日蘇漁業條約的改訂，於八月以前完成，以便從事打漁。事情是一點也不例外，五月二十四日日本同盟社傳出消息說：日蘇漁業條約已延長期限，二十四日在莫斯科

這樣，多年的日蘇漁業糾紛，算是和平解決了。日本水產業資本家的權益及發展前途，又有了一重新的保障，三井、三菱、住友等對蘇捕漁工具的輸出，又可以增加，從日本資本家的立場來說，以外交手段來解決日蘇間懸案，於日本資本主義前途是有利無害的，這也無怪產業資本家及財閥不樂於對蘇戰爭的啊！

由於日蘇漁業糾紛的和平趨向來說，日蘇關係的前途，並不如一般人所估量的那樣暗淡。要之，現在整個的日蘇關係，又何嘗不是和平途徑中摸索呢？

